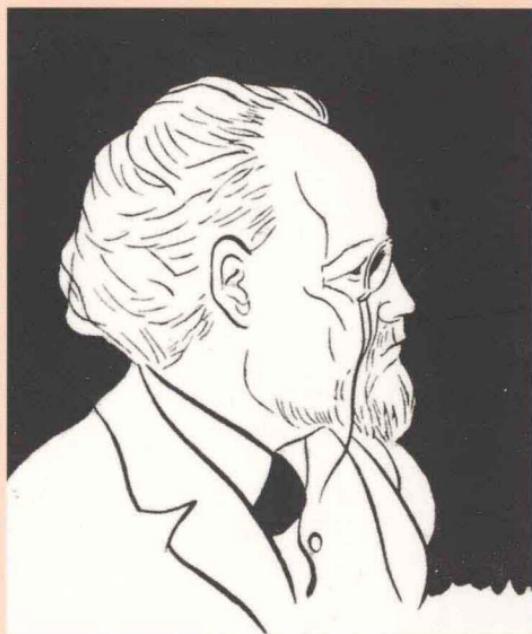


# 左拉小说集



(法) 左 拉 著 毕修勺 译

## 给妮侬的故事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左拉小说集

# 给妮依的故事

(法) 左 拉 著

毕修勺 译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给妮依的故事 / (法) 左拉 (Zola, E.) 著; 毕修勺  
译. —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3. 7

(左拉小说集)

ISBN 978 - 7 - 5452 - 1400 - 0

I. ①给… II. ①左… ②毕… III. 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法国—近代 IV. ①I565.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2196 号

---

**策    划** 李炳刚

**责任编辑** 安志萍

**封面设计** 颜英

**技术编辑** 李荀

**书    名** 给妮依的故事

**著    者** (法) 左拉

**译    者** 毕修勺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网    址** www. shp. cn

**锦绣书园** shjxwz. taobao. com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邮编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一众印务中心

**开    本** 787 × 1092 mm 1/32

**印    张** 10. 375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52 - 1400 - 0 / J. 847

**定    价** 34. 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021 - 56477080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 目 录

给妮依 .....	1
辛普列斯 .....	11
跳舞签名册 .....	27
爱我的她 .....	48
爱的仙女 .....	70
血 .....	79
贼和驴子 .....	98
穷人妹妹 .....	126
大西顿与小曼德利漫游记 .....	163
新版后记 .....	320

## 给 妮 依

看，我的朋友，这就是我们少年时代我在亲爱的普罗旺斯乡间，随便讲给你听的许多故事。而你总一面专注地倾着耳朵，一面又以迷惘的目光凝视着远方苍翠的小山。

五月的下午，当天与地刚慢慢消失在无比宁静的暮霭中时，我离开城市，漫步于乡间；或到生着荆棘和杜松的荒凉岗陵上；或到在十二月里是瀑布，在晴和的日子里却又非常幽静的小河边；要不然，就到平原偏僻的一角，在那里还残留着中午太阳的温暖，广大的黄土和红土上面，栽着枝条瘦小的胡桃树、淡灰色的老橄榄树和茂盛的葡萄树——葡萄藤让交织的枝叶拖曳在底下的田埂上。

可怜的贫瘠干枯的土地，对着太阳闪闪发光，灰色而赤裸裸地介于杜朗斯河肥沃的草场和地中海沿岸橘树林的中间。我爱它的荒凉之美，我喜欢它残破的岩石和它各种

各样的香草。在这片不出产任何东西的山谷上，不知是一股什么样的破坏的、燃烧的空气掠了过去——好像有一股什么灼热的、奇特的飓风袭过了这个区域；巨大的蹂躏破坏完成了，依然灼热的乡野，仿佛又在最后的欲望中沉睡过去似的。今天，在我们北方的森林中，当我在思念中重见这些尘土和这些石块时，我对于这肃穆的、其实不是我自己故乡的土地，感到深深的爱恋。毫无疑问，欢笑的孩子对悲愁的老岩石，从前已产生了温柔的情感；现在孩子变成大人了，他厌恶湿的草地、被淹的绿丛，他喜欢灰白的大路和炙热的山岳，他那十五岁的鲜活灵魂，就是在那里做了他人生最初的美梦。

是的，我已到了乡间。在那里，在耕种的土地中间或岗陵的石头上，当我半躺着消失在这肃穆的、从天边笼罩下来的沉寂之中时，我转过头来，总是看见你也柔软地躺在我的右面，沉思着，下颌靠在手上，正以你の大眼睛注视我。你是我孤独时的安琪儿，守护我的好天使，不论我隐避到什么地方，我都看见你在我的身边；你明白我心中的秘密愿望，你到处伴随我，凡我不到的地方，你也总是不去。今天，我是这样来说明你每晚的出现。从前，即使

从来不看见你来，而仍不断遇见你那明亮的目光时，我也不感到半点惊奇；因为我知道你是忠诚的，时常隐藏在我心里。

我亲爱的灵魂，你让我苦闷和悲伤的夜晚增添了温柔。你有这些岗陵的忧郁之美，你有那些大理石因太阳的最后亲吻而立刻变红的那种苍白。我不知道是什么永恒的思想增高了你的前额，扩大了你的眼睛。当微笑掠过你倦怠的嘴唇时，人们就会说你的年轻容貌和脸上突现的红晕，就像是这五月的阳光，它使这地上所有的花生长，所有的绿丛颤动，而这恰恰就是领受六月阳光沐浴的鲜花和绿丛呀！在你和地平线之间有着许多秘密的、使我爱上小径石子的和谐存在氛围。小河发出你的声音；星星起来时，也以你的目光注视；围绕我周围的一切东西，都以你的微笑，表示愉悦和快活。而你呢，你把你的优雅给予了自然，你自己却汲取了它的热情与庄严。我竟混合了你们两个：当看见你时，我就意想到它的自由天地，而待我的眼睛探索山谷时，我又在大地的起伏中，见到你那柔软和强壮的身躯。就是这样的比较你们，我才疯狂地爱着你们，我始终不知道我所最崇拜的是我亲爱的普罗旺斯，还

是我亲爱的妮依。

我的朋友，每天早晨，我都感到新的需要：我要感谢你从前对我表示温情的那些日子。你悄悄爱我并生活在我的心中，你是慈善的、温存的；在内心感受到孤独之苦的这个时代，你把你的心带给我，使我自己的心，避免了一切痛苦。你知道今天有多少可怜的灵魂死于寂寞之中吗？时代对于这些由爱组成的灵魂，确实是残酷的。我呢，我并不了解这些灾难。你时时刻刻把令人崇拜的女子面貌呈现给我，你繁茂丰沛了我心中的荒漠，混入了我的血液，生活在我的思想中。我消失在这无边际的爱情里，我忘记了，我时常觉得你就在我的存在之中。我们共同生活的无上快乐，让我安静地度过了这十六岁的险境，而我们同伴中不知有多少人，在这里留下了他们心的碎片。

奇怪的创造物，今天你离我很远了，而我在灵魂中还能明白地看到你，我现在很想一段一段地来研究我们的爱情。你是漂亮和热情的女人，我以丈夫的名义爱着你。接着，我又不知道为什么你不止是我的情人，有时又轻轻一变而成为我的姊妹；于是我同时以情人和兄弟的身份爱着你，一方面保持兄弟之情的整个贞洁，另一方面又献出情

欲的全部兴奋。另有些时候，我又觉得你是一个男友，有着男子的健全智慧，虽然你常常还是最有魔力的亲爱的人，我常常以老朋友的名义同你握手，同时又热烈地用我的狂吻亲着你的面孔。在我疯狂的温柔中，我用你的漂亮身躯，我这么崇拜的肉体，配合我的每一种情感。神化的梦想让我在你的身上，用我的全部力量，不顾性别和血统地来崇拜每一种创造出的肉体与灵魂。你同时满足了我想象中的热烈与智慧的需要。这样，你体现了古希腊的梦想——全由男子气概组成的女情人，她不但有妩媚的形态、雄壮的精神，而且能接受科学与哲学的熏陶。我以整个的爱情崇拜你，你充实了我的身心，你那无法形容之美，神化了我的梦想。当我心中感受到你那柔软身体、你那孩子似的白嫩容貌、你那其实由我思想组成的思想时，我就十足尝到了前所未有的、古人曾徒然寻觅的愉悦，换句话说，我拿身体的全部筋肉、心灵的一切情感、智慧的整个才能，占有了一个可爱的创造物。

我来到田野。我躺在地上，你把头靠在我的胸口，我对你说了很多的时间，我的目光就迷失在你眼睛的无限蔚蓝之中。我对你说说话，我并不注意我所说的是什么，完全

随我一时的兴致。有时，好像为捉牢你似的，我俯身向你，我简直是对一个不想睡觉的，只好以美丽寓言、仁善和贤智的教训诱她入睡的天真小女孩，讲述我的故事；另有些时候，我的嘴唇贴在你的嘴唇上，我向一个最心爱的情人叙述仙女们的爱情或两个年轻情人的有趣温存；更多的日子是当我受了同伴恶意的欺侮之苦，——这些日子若集合起来，在我的少年时期，可以构成很长的几年——我会拿起你的手，嘴上诙谐，心里在怀疑和表示消极地对你叙述我的伤心故事和充满眼泪的讽刺，好像对一个兄弟，哀诉这世上的苦楚一样。而你，虽然始终是女人与妻子，却顺从我的私意，轮流地完成了天真的小女子、亲爱的情人和安慰我的兄弟。你懂得我的每句话语，从来不回答。你听着我，让我在你的眼中看出你对于我所讲故事产生的感动、快乐和忧伤。我让我的灵魂之门，给你大开着，我不愿意对你隐瞒一点东西。我并不认为你是普通的、男子对之应留意自己思想的情人，我整个都给了你，从来不担心我自己说的话。所以，这是多么漫长的闲谈，多么奇怪的故事呀！我梦中的女郎！这是多么不连贯的、完全依着一时想象虚构的叙述！它唯一可以忍受的穿插，就是我们

所交换的亲吻！如果晚上有什么行人在我们所在的岩石底下窥伺我们，听到我的自由谈话，并看见了你又了解它们，我天真的小女孩子，我亲爱的情人，安慰我的兄弟，我真不知道他会露出多么奇怪的表情呢！

啊哟！这些美丽的晚上已不存在了。即将到来的某天，我必须离开你们，离开你和普罗旺斯的乡野。你还记得吧，我的美梦，你还记得我们于秋天的一个晚上，在小河的岸边，我们互相道别的情景吧？落了叶的树木，使地平线更加广大和阴惨；乡野，在这迟暮时刻，盖着枯萎的树叶，黑暗地展布着，散满大的黄点，很像粗劣的大毛毯。在天边，最后的亮光已消失了，黑夜从东边升上来，似乎就要起雾，这是昏暗的，也许有未知晨光继之而起的一夜。我的生命也正如这秋天的暮景一样，我少年时代的星球已经熄灭了，年岁的夜已冉冉升上来，不知给我保留下什么样的将来！我感受到现实的剧烈需求，我已疲于梦想，厌恶春天，甚至对你也已感到厌倦，我亲爱的灵魂，你挣脱了我的拥抱，你在我的眼泪之前，只能对我露出悲惨的微笑。我们的神圣爱情已经完了，它们像所有的东西一样，已过了它们的季节。看见你在我的心中死去，我于

是走到小河的岸边，在垂死的乡野中，给你以动身前的亲吻。哦！爱恋与悲惨的夜晚！我吻你，我垂死的女郎，我最后一次还想让你恢复你美丽日子的有力的生命，但我不能够，因为我自己就是你的刽子手。你在我心中比身体更高，比心灵更远地升了上去，你终于只是成了一个回忆。

看，我离开你，已将近七年了。从分别的日子起，在我的快乐和苦闷之中，我常常会听见你的声音，回忆的细柔声音，它向我要求讲述我们在普罗旺斯夜里所讲过的故事。

我不知道我们响亮岩石的回声在我的心中，究竟怎样回答你，我把你抛弃在距我很远的地方，你在你的流亡中，给我以如此动人的恳求，我好像在身心的深处，隐约听见它们似的。这过去的快乐遗留在我们心中的温柔颤动，要我对你的愿望让步。可怜的阴影已经消失了，我若处在过去梦想与亲爱幽灵所生活的孤寂中，就应该以我的旧故事来安慰你，我自己也感到我应该以平静的心情，听我自己对你讲述故事，像我们在少年时期一样。

我接受了你的请求。我再一个一个地来重述我们相爱

时所讲过的故事，这当然不是全部的，其中有些是不能重述的，因为太阳一开始就已晒干了这些细嫩的、非常简单而又不能抵抗烈日的小花了；但是那些生命比较坚强的，人类记忆——这粗劣的机器——还能保存下来的，当然应该重新再搬出来。

啊哟，这样一来，我也许会替自己准备下很多的苦闷吧。把我们的谈话泄漏给掠过的微风，这是违反了我们爱情的秘密，而不谨慎的情人在世界上往往会被对方的冷淡所惩罚。只有一个希望留给我，就是在我们这个国土里，不会有一个人会被诱惑去读我们的故事。我们的世纪实在是太忙了，不会有时间来听两个不相识情人之间的谈话。我的散乱书页会无声无息地飘过许多人群，当散落到你的手里时，一定还是没有被人阅读过。这样，我可以任我的意思发狂，我可以像从前一样随便走路，而不必顾虑到我前面的小径。只有你一个人愿意读我的书，我的朋友，我知道你是怀着多么大的宽容与谅解呀！

现在，妮依，我已满足了你的愿望。看，这就是我的几个故事。不要在我心中提高你的声音，这回忆的、使泪水会升到我眼眶的声音。让我需要休息的心平静地留下

吧，不要在奋斗的日子激起我的悲痛，要让我想起我们过去的那些安逸欢乐之夜。如果你要得到一个许诺的话，我就向你保证我以后会再来爱你，待我徒然寻觅了其他的情妇之后，我一定会回到我最初的爱情。于是我再到普罗旺斯，再在小河的岸边找到你，冬季将要到了，一个悲伤和温柔的冬季！天是明朗的，地上充满对未来收获物的希望。来吧，我们将再相爱一个季节，我们将在所爱的乡野中，恢复我们平静的晚间相会，我们将做完我们的未完之梦。

我亲爱的灵魂，忠实的幻象，孩子和年老者的情人，  
你等着我吧。

一八六四年十月一日 爱弥尔·左拉

## 辛 普 列 斯

### 一

从前，——好好地听，妮依，这故事，我是从一个老牧人的口里听来的。——从前，在一个很久就被海洋沉没了的岛上，有一个国王和王后，他们养了一个儿子。国王是伟大的国王，他的酒杯，在他的王国中，是最深的，他的剑也是最重的，他真像国王似的杀人和喝酒。王后是漂亮的王后，她敷上那么多的脂粉，看来简直只有四十多岁。王子却是一个不谙世务的笨伯。

“一个最大的笨伯。”王国的聪明人说。十六岁，他被国王带去参加战争，他们是要剿灭邻近的某个国家，后者唯一的错误就是领有一块富饶的土地。辛普列斯——是的，王子的名字叫辛普列斯——简直像蠢人一样地行动：

他从屠杀中救出两打女子和三打半孩子；他每击一剑，几乎要痛哭流涕；最后，战场上溅满鲜血和倒满尸体的景象，终于使他的心里产生强烈的怜悯，他足足有三天不能吃饭。如你所看见似的，妮依，这的确是个大笨伯。

十七岁，他必须参加他父亲赐给王国一切大人物的宴会。在这里，他又连续犯了错误。他只以少量的食物为满足，他不太说话，而且绝不咒骂。他的酒杯几乎经常满满地留在他的面前，国王，为保持一家的尊严，不得不每隔一些时候来偷偷喝干它。

十八岁，当他的下颌长起细毛，王后的一个侍女注意到了。宫廷的侍女是可怕的，妮依。我们所说的这一个，无论如何，硬要设法使年轻的王子抱吻她。可怜的王子并没有这种心思，她若对他说话，他就怕得发抖，等他看见她的裙边在花园里飘动时，他就立刻逃走。他的父亲的确是个好父亲，他看到这一切情形，总隐在他的胡须里发笑。侍女即使跑得很快，仍达不到接吻的目的。国王以这样的一个儿子为耻辱，他于是自己给出所要求的亲吻，目的当然还是为着保持他这一族的尊严。

“啊！愚蠢的小东西！”这个有智慧的国王说。

## 二

到二十岁，辛普列斯才完全变成呆人。他遇见一个森林，就立刻同它产生了爱情。

在这些远古时代，人们还没有用剪刀美化树木，种植草地和在小径上铺沙的习惯也不存在。树枝随意地到处生长，只有上帝担负着削减荆棘和料理小径的责任。辛普列斯所遇见的森林是一个广大无边的绿巢，到处是浓密的枝叶，无法穿透的大片浓密叶丛只是被多条宽广的林荫大道所截断。醉饮露水的苔藓沉溺于放纵的生长中；野蔷薇伸长它们的软臂，在林间的空地上互相寻觅，仿佛要在大树的周围进行疯狂的舞蹈；大树本身，虽然安静地呆着，但也在阴暗中，揉曲它们的根，乱哄哄地升上去，去迎吻夏天的阳光。绿色的小草偶然长着，不但地上有，树枝上也有；有青青的叶子抱吻着树干，至于小白菊和玻璃草，在它们开花的忙碌之中，有时弄错了，竟繁殖在倒坍的老树干上。所有这一切枝叶，这一切草，这一切花都在歌唱；它们都互相混合，互相拥挤，为的是能更自由自在地穿